

白桦

湖南文艺出版社

悲情之旅

白桦著





白桦

悲情之旅

湖南文艺出版社

悲情之旅

白桦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63,000 印数:1-6,000

简易精平装: $\frac{\text{ISBN}7-5404-1796-2}{\text{I} \cdot 1439}$ 定价:12.60 元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湘潭市建城路 45 号 邮编:411100)

目 录

可以铸成永恒的瞬间	(1)
儿时的季节	(6)
雪原上的落日	(9)
笑 容	(12)
友情醇于酒	(14)
班 长	(17)
上海的法兰西风情	(20)
站着写诗的歌德	(23)
星之光	(25)
长者、智者	
——记柯灵先生	(29)
歌吟者辛笛	(31)
可敬的普通人	(34)
一件棉军装	(36)
话别肃霜	(39)
和冯牧诀别	(43)

“假我十年闲粥饭”

——送别汪曾祺老兄	(49)
清明，落花中的细语	(52)
丽莎的睫毛	
——忆荒煤	(56)
灵魂的重负	(60)
东奔西跑	(66)
悉尼一青年	(68)
放河灯	(71)
夜 曲	(74)
梦中的一片绿色	(78)
读画的画外心得	(81)
唱支忧伤的歌分手，难么？	(84)
与生俱来的生存理念	(87)
一簌青草	(89)
浪掷青春	(92)
墓园奇遇	(94)
间 离	(96)
儿 子	(99)
满院春光	(101)
小巷没有记忆	(104)
太阳雨	(107)
我陪贺龙元帅看篮球赛	(110)

在维也纳寻找贝多芬	(113)
曼德拉起点的高度	(115)
接受和拒绝	(118)
泪	(121)
人格的发展	(123)
因黯淡而辉煌	(126)
D 日	(129)
那个暴风雪之夜	(131)
她做到了永远	(134)
永远的困惑	(137)
界 限	(140)
月 光	(142)
悲情之旅	(144)
“我爱你们”	(147)
旧梦重温	(149)
花城今日无花 ——谒萧红墓	(151)
老观众捧小演员	(154)
哭之笑之	(158)
在巴黎看《情人》	(160)
登滕王阁	(163)
天才的悲哀	(165)
杨慎的悲剧	(170)

一个清醒的仲夏夜之梦	(174)
回 答	(176)
贪吃成厨	(179)
面对大海的轻声叹息	(183)
告别未英胡同	(186)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89)
冬 夜	(192)
野草莓	(196)
温暖的钟声	(199)
火 花	(201)
迎着满月飞行	(205)
鼠年说鼠	(208)
重蹈死亡之路	(211)
廊桥寻梦	(215)
宋词·宋瓷	(221)
说玩物	(224)
面对战争的童年	(227)
别让孩子们习惯死亡	(232)
寒冷的夏天	(236)
有朋自海外归来	(242)
贺龙故居门前有座廊桥	(247)

可以铸成永恒的瞬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岁月，无论多么漫长，在你的记忆中留下来的可能只是：在织布机上缓缓流动着的、平展展的白布。如果有一条哪怕很小的鱼儿，纵身跳出水面，在阳光下，像一颗流星那样迸发出万道银光，只是一闪而逝，随即熄灭。而这一瞬，就会使得漫长的、流水一般的岁月黯然失色。

1. 飞

童年的一天。那时，我正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屋子里，试图爬上一张破旧的靠椅，两条腿轮流往上跨，好多次都失败了。我的腿为什么这么短、这么无力呢！脚总也没法抬到椅子面上，跌下来，摔得屁股疼。我气得用手捶打着椅子腿，当我猜想到，我的手也许比椅子腿更疼时候，就想哭。可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一个都没有，就哭不出来了；要是有人，我一定会觉得更疼、更委屈，会大哭，会夸张地大哭。不仅会大哭，而且还要大喊。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和我离得很远……

孤独的人比人群中的人要勇敢些！

突然，一声鸟叫，我看见一只普通的、我从来都不屑一顾的麻雀，从我的眼前向一面敞开的窗子，扑翅飞起。我立即忘了自己的烦恼，迅速转向它。它本来是躲在哪儿呢？迎着光明飞翔，使它的翅膀变得宽阔了，透明了，显得美丽而辉煌，被称为“家雀”的麻雀怎么会变得如此美丽而又辉煌了呢！而且从那以后，它就叠印在那块正方形的蓝天上，成为了一幅永不浅淡的鲜明图画……

2. 瞥

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只见过一只老虎。他立即反驳我说：说谎了！我陪你去过的动物园就不只一个，而且任何一个动物园也不止一只老虎。我说：动物园里的老虎能算是老虎吗？不是它们被关在笼子里，就是我们被关在汽车里。我和它们之间隔着钢铁栅栏或是玻璃，隔着戒备，隔着误解，敌视着。那些虎的皮毛失去了锦缎般的色泽，像枯黄的干草。眼睛失去了光芒，充满倦怠和怯懦。体态萎缩，步履犹豫，它们哪里是真正意义上的老虎呢！它们比猫还要卑微。那么，你是在哪儿见到那只真正意义上的老虎呢？

50年代初，我曾经在滇西北的碧塔湖露营过几天。那是一个神奇的高原湖，坐落在雪山环抱的山谷里。湖心有一个小岛，湖边全都是木本杜鹃。我就是在那儿看到“杜鹃醉鱼”的，“杜鹃醉鱼”是一个奇特的景象，鱼儿吞吃着飘落在湖水里的杜鹃花瓣，会醉，醉了，漂浮在水面，渐渐又会醒来。醒来，又吞吃杜鹃花瓣，又醉……鱼儿的醉态十分可爱。正因为那里的藏民不抓鱼，鱼才会那样自由

自在地陶醉在大自然中，而无所顾忌。

有一天中午，我的向导正在帐篷里睡觉。散放在湖边的3匹马正在津津有味地啃着嫩草。我在湖边草地上，半躺半坐地凝视着雪山上的一团白云，忽然，吹来一阵风声，右侧山坡上高过半人的枯草，显出一条裂缝来。很快，一只斑斓猛虎直接出现在我的面前。它的右前蹄抬了一下，就站住了，定睛向我投来一瞥。我想，那时我一定也定睛回报了它。全过程顶多只有1/50秒。非常奇怪的是，我压根儿没想到你吃掉我和我吃掉你的问题，所以我仍然是原来的姿势和原来的神情，连应有的惊讶也没有，我把它和这纯净美丽的自然景色归于一体了。它仰着高贵的头颅，既不怕我，也不恨我，像我一样，它把我和这纯净美丽的自然景色也归于一体了。阳光在它那光亮的皮毛上点燃着金色的火苗，虎目之光如同云层之中的一束闪电。然后它自信而轻松地沿着小溪，快步如飞地消失在茂密的林中了。

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任何生物都会失去自己，被迫异化为另外的东西。在那一瞥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老虎了。但，这已经足够了！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用那千金一瞥，去鉴定物体的真伪了。

3. 萤

我第一次进入滇南的热带山谷，还没有公路，是骑着马去的。横断山脉的特点就是山特别高，谷特别深，翻一座山需要整整一个白天。

当我将要下到谷底的时候。最后一抹夕阳，把洁净如洗的小小一方世外桃源，呈现在我的面前，清晰得如同一

幅在我掌中展开的水彩画。墨黑的山林给小河让开了一条道路，让得宽阔了一些，就成了一个杏核形的平坝。小河从西边一条狭窄的山谷里游进来，弯弯曲曲地贯穿整个色彩艳丽的坝子，留下一簇簇的小树林以后，就消逝在东边一条狭窄的山谷之中了。每一座开满鲜花的小村，都蹲在猛腊河的一个小湾儿里，天地之间静极了，似乎只能听见河水的低吟。我催马跑下山来。好热！好香啊！香气扑鼻。渐渐，迎面的山峰上缓缓飘落一片白片，白云很快就扩散为薄薄的雾霭。突然，阳光熄灭了！太快了！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太阳哪怕先闪动一下，或者渐渐地暗下去了也好呀！它一下就坠落了！只在西边山顶的上空，留下一片胭脂，而且很快就黯淡了。当我正在遗憾的时候，天空中越来越多地闪现出又亮又大的星星。我从来都没看见过这么亮、这么大的星星。我仰着脸想估算一下天上到底有几万颗星星。啊！我越是定睛看过去，越是觉得那是无法估算的。它们并不是平铺在一个层面上，太空的纵深还有无穷无尽的星星，看起来越远越小，实则是越远越黯淡罢了。为了不惊扰这静谧的幽香世界，我扣紧马勒，让座下马缓缓前进。马儿好像明白我的意思，四蹄的起落都很轻盈，而且是踏在柔软的田埂路上，没有声息。我此刻有一种盲人进入天国的愿望：要立即清清楚楚地看到我已经进入了崭新世界。虽然我知道，这一愿望的实现，要到太阳巡视了地球另一面的每一个角落以后，重新再次在东方升起的时候。无怪古人有秉烛夜游的激情。可是，即使有一支红烛，一朵烛火能照亮多大一块空间呢？我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听任座下的小马把我驮到任何地方去。我在

静静的黑暗中，享受着热风送来的浓香。蓦地，啊！田野像欢歌一样飞起亿万盏萤火，那么密集的萤火！在低空中形成一片绿荧荧的光晕，冲淡了夜色，使大地万物都若有若无地显现出来，如同置身于银色的梦境之中……我打心底里由衷地升起一种感恩的情绪，凭着 20 岁的敏感，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一瞬不正好是一首诗歌的第一句吗！是的，它不仅是某一首诗歌的第一句，后来，它几乎是我每一首诗歌的第一句，只不过我没有用文字写在每一首诗歌的卷首上罢了……

儿时的季节

昨儿还热得像初夏，今儿就入冬了。我突然想到今年好像缺了点什么，可到底缺了什么呢？闭上眼睛想想，啊！对了，是蟋蟀。为什么没有听见蟋蟀的歌吟天就冷了呢？再想想，不觉哑然失笑，我怎么会想到蟋蟀呢？真是返老还童！这是儿时的感觉呀！

我记得，儿时的季节不是按春夏秋冬的顺序排定的。春天是燕子季，夏天是蝈蝈季，秋天是蟋蟀季，冬天是乌鸦季。我的童年都是在故乡小城里度过的，从家里走出来几分钟就是城门，出了城门就是田野。即使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季节也还是分明的。燕子吱吱叫着飞来了，落在门楣上，偏着头揣摸着主人们的态度：今年还会让我们俩夫妻在这儿生儿育女呢？主人们善意的笑容使得它们欣喜若狂，立即千百次地飞来飞去，衔泥筑巢，忙碌不已——这就是我的燕子季。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奔向刚刚返青的草地、树林和山溪，追逐蝴蝶，捕捞蝌蚪。当小燕子能够飞出巢，和老燕子一起捕捉小飞虫的时候，田垄的蝈蝈叫了。蝈蝈季宣告开始，孩子们更加放任和自由了。除了在水里打扑嗵的时间，就是编蝈蝈笼，捉蝈蝈，喂蝈蝈，赛蝈蝈。

蝈蝈的热闹伴随着我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当蝈蝈不再振翅欢唱的时候，墙缝里出现了新的、彻夜不倦的歌手，那就是蟋蟀。蟋蟀季更加热闹，它能够让孩子们忽略了桂花的清香，无视枫叶的艳丽。白天，孩子们集中在街角里，竞相展示各自拥有的五虎上将，蟋蟀的战斗打得难舍难分。一天下来，有人欢喜有人愁。残兵败将虽然缺了胳膊断了腿，却因祸得福，有了自由，爬到某一块瓦片下寂寞地舔着自己的伤，连呻吟都没有，所以再也不会被征召入伍了。夜间，我和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走进坟地。因为大家都认为坟地里的蟋蟀，十有八九都是猛将。那时我是个最怕鬼的人，但一听见蟋蟀的歌唱，就把鬼给忘掉了。我弯着腰，专心致志在侧耳倾听。从它们的音色和音量去发现赵子龙式的英雄。有时是为了复仇，像燕太子丹一样，苦苦地寻找着“荆轲”。有时是为了保持霸主地位，招募战略后备队。第二天又是一场场血腥的格斗。夜晚越来越寂静了，一出门就冻得打哆嗦。在撒尿都尿不出一条直线来的时候，我——不但是我，所有的孩子对蟋蟀的热情都骤然冷却。田野渐渐空旷了，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多的乌鸦，哇哇叫着在光秃秃的、收割完了的田地里迈着方步。大人们最反感这些黑色的鸟，听不得它们的喊叫。孩子们才不在乎呢！从家里偷点粮食装在衣袋里，在野外喂乌鸦，喂得很吝啬。与其说是喂，不如说是为了引诱它们越来越多地尾随在自己的身后，过过大军统帅的瘾。特别是落雪天，一个孩子率领一支黑色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在洁白的雪原上挺进。请想一想，那黑白分明的画面，多么威武！多么雄壮！又是多么美啊！

孩子们的季节不是按春夏秋冬的顺序排定的……看来今年（应该是许多年）缺少的不只是蟋蟀，还缺少燕子、蝈蝈、乌鸦以及曾经在童心中留下过无穷乐趣的一切……

雪原上的落日

1948年，淮海平原上的第一场雪从凌晨开始，一直落到下午4点才渐渐止住。而且西半部的天空现出了一片蓝天，太阳也从云层中飞了出来。这变化在冬季是很少见的，如果不是刺骨的寒风和无垠的积雪，我会以为这是夏秋之交。在下雪的时候，阵地上安静得让人感到奇怪，连一声枪响也没有。可能双方的士兵都被雪花飘落的景象迷惑住了，雪花洁白晶莹而无声，温柔地抚摸着每一个人的脸，毫无偏见，一视同仁。只有观察哨上的士兵才会严密注视着对方的动静，他们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只是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阵地上的一些固定目标，如：那个被烧焦了的敌军尸体，在此之前，他一直用他那像枯树枝似的四肢指天誓日。还有一段连着窗框的半截土墙，一辆散了架的卡车，包括蛛网似的战壕，全都看不见了。对峙着的战场就像等待春天的田野，白雪下的土屋里不是即将决战的大军，而是绿色禾苗的种子。傍晚，全连都作为旅突击队冲进了敌军阵地的纵深。枪炮声越来越远，远得不像是枪声，更像是鞭炮。连长在出发前，单单把我一个人留下了，虽然我心里老大不乐意，也只好服从命令。我的任务是照顾身负重

伤的司号员小刘，连长悄悄对我说：他已经不行了，怕过不了今夜……我和小刘很要好，在最冷的夜晚，我们总是共一个被筒。他的胸膛暖着我的脚，我的胸膛暖着他的脚。他负伤后，一直大睁着眼睛。此时，他正仰望着渐渐转晴的天空。我试着对他说话，他没有反应。我想把冰冷的军号从他手里拿下来，他不放手，我只好作罢。等我再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眼前胸墙上的积雪一转眼竟变红了。再一看，整个雪原都成了红色。我非常震惊，那是一种特别壮丽的景象。这时我忽视听见有人在轻轻说话：日头要落了……我环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啊！我一下悟到这是小刘的声音。我太高兴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有了转机呢？我立即俯下身子对他说：是的，小刘！日头要落了。可他没有一点儿反应，刚才那句话像不是他说的。我好纳闷儿，明明是他的声音！等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雪原上的颜色又变了，变成了紫罗兰色。我赶快站起来，多么奇怪啊！雪的结晶反射出一片片红宝石和蓝宝石的光焰。再看太阳，她已经离地面只有一尺多高了。太阳温和得像是根本不会发光似的，悬挂在远远的天边。那是一颗多彩的太阳，她的上缘是银白色的，中间介于红色与橙色之间，下缘是紫色的。我很想让小刘也能看看，但我不敢搬动他，因为他的伤口在腹部。我只能对他讲：太阳正在一分一分地向下落……快接近雪地了！远远的雪地上像着火了一样，冒着一片蓝色的火苗。……我看一眼太阳，再回头看一眼小刘。他好像也在看我，并希望我说下去。我继续说：就要落地了！她像是被挤扁了的蛋黄，成了椭圆形，颜色更淡了……这么快！现在又成了一张很窄的红柳叶……又被扯直了，成